

《群書治要 360》學習分享 蔡禮旭老師主講 （第一一七集）
2013/5/11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
檔名：55-057-0117

尊敬的諸位長輩、諸位學長，大家下午好。我們這堂課是從「為政」第七個綱要「愛民」跟大家做交流。我們看到「愛民」就可以體會得到，這是能不能把政治辦好、能不能讓國家、團體興盛的關鍵所在。就像孟子講的，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」，一句話就把天下興衰的關鍵點得非常透徹。能仁愛的對待人民就能獲得民心的擁護，所以三代得天下，因為仁愛。三代為什麼失天下？就是不仁愛了，殘害百姓，最後就被百姓給推翻了。而「愛民」，這個「愛」當中還要有智慧，要悲智雙運。《資治通鑑》當中講到，「愛之不以道，適所以害之也」。我們看現在這個時代，父母哪有不疼愛自己孩子的？但是那個疼愛當中，他沒有用智慧，不理智，變成溺愛了，反而害了孩子。他的愛當中沒有看得很長遠，他覺得有僕人照顧孩子就好了，他忽略了孩子整個人格的養成、思想觀念的建立不能沒有父母的陪伴引導。所以父母有疼愛孩子，但不夠用心照顧、陪伴孩子。所以這個愛不單是物質上滿足他，精神上、人格的塑造上，父母決定不可以缺席。把孩子生下來了，把他教成善人、教成聖賢，應該是我們父母的天職、責任。

一開頭經句，兩百三十八句就講到：

【利天下者。天下亦利。害天下者。天下亦害之。……仁人在位。常為天下所歸者。無他也。善為天下興利而已矣。】

我們看到這個『利』字，利益，能夠利益天下的人，天下也會利益他。讀到這裡就想起孟子的一段教誨，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

王者，未之有也」。他以百姓的幸福安樂為自己的幸福安樂，他努力的方向都是為了百姓的幸福安樂；他以百姓的憂苦為自己的憂苦，時時想著怎麼幫人民解決這個憂。所以，以百姓之樂為樂，以百姓之憂為憂，這樣的人不能「王天下」那是不可能的。因為他能這樣的去造福於人民，為人民分憂解難，老百姓就把他當最親的父母、親人一樣，哪有可能他會不得民心？哪有可能他的國家會不興盛？所以人生其實道理不是很複雜，都是感應、都是因果。能感，是他愛民的心；所感，是人民的支持。能愛民是因，感得人民愛護他、擁護他是結果。所以「愛人者人恆愛之，敬人者人恆敬之」。

而這個「利」字，利益人民，這個利益不是短視近利，不是急功近利，是看得很長遠的利。假如短視近利，那不只能利人民、不能利後世，可能還讓後世遭禍。所以這個愛護沒有智慧，確實有可能是適得其反。你比方，為人父母者賺不義之財，「我要讓我的家裡人有飯吃」，看起來要利，但是不義之財禍延子孫。這個我們在很多老百姓的談話當中都看到，開賭場的、開不好行業的，冷靜去觀察，都不可能興旺。哪有哪個家族興旺是因為做不好的行業？從來沒聽說過。可是還有很多人在幹，那就是不明理，禍延子孫。《易經》當中對這個利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發，「利者，義之和也」，什麼才是真正的利？義之和也，就是適宜的和合，這個做法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在這樣的狀態之下，這個利才是真利、才是長久之利。你做的事不合情、不合理、不合法，那叫刀頭舐蜜，想嘗個甜頭，把舌頭都割掉了。《易經》「乾卦」當中就講到這個利。

我們這個時代再看到這段話，真的不勝感嘆。我們這兩、三代人，可以算是在歷史當中賺錢最努力的幾代人，很拼命賺錢。可是大家冷靜看看，多少民主國家、多少地方都很努力賺錢，但留不住錢。西方多少民主國家，現在全部都是貸款，花錢都花到後代子孫

。所以利只要不跟義相應，這種利都是刀頭舐蜜，都是眼前之利，禍延子孫。整個經濟這麼高度的發展，結果下一代的青少年教育忽略掉了，你這個利就不是義之和，根本都偏到一方，哪有整個家庭的重心完全只有賺錢、只有利？麻煩了，完全向錢看，人就沒有義了。所以現在父母得不到孩子的奉養，因為沒有義了；兄弟姐妹之間都不互相幫忙，都算帳算得很仔細、很苛刻。所以，老祖宗又說，「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」，你偏到枝末上去了，沒抓到根本。你重視德行教育了，你下一代有人才；你重視德了，福田又靠心耕，有德的人一定有福。不從根本努力，都從枝末去爭奪，最後身體搞壞了，家庭也不能顧全，夫妻離婚了，下一代又沒教好，那後半輩子煩惱可多了。所以「利者，義之和也」。

《易經》當中又詮釋，「利物足以和義」，你真正利益萬物，決定是因為你合乎道義了，這才是真利。比方說，今天我們大量用農藥跟化肥，沒有利益萬物，不知道傷害了多少生靈。小的時候，三十年前，我們家附近樹林，您看那個地上好多蟋蟀的洞，整個草地上生命非常的生意盎然。可是後來農藥、化肥多了，地上幾乎找不到昆蟲了，都被毒死了。這傷害的生命無法計算，那就沒有利物。「利物足以和義」，得到的真正的利一定是合乎道義。結果現在我們不是想著利益萬物，只想著我自己有沒有東西吃，我哪管這些生命？結果大量用農藥，很多生命都沒了，不符合義。最後吃最多農藥的就是自己人類，因為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」。世間就是一個循環，你愛萬物，萬物愛你；你害萬物，最後這個負面的磁場，這個果報一定回到自己身上。所以現在的人不孕症的一大堆，不都是被自己發明的東西最後毒害回來自己嗎？而現在很多有仁愛心的人，他們不用農藥、不用化肥去種植糧食，「利物足以和義」，他不願意人家吃他的東西傷害了身體，是道義。結果他們這麼種，反

而他們的農作物長得非常好。

我記得，我們二〇〇五年底在湯池，我們有二十九畝的田地，當時在整這個田地的時候，還有一大堆的建築垃圾，那一塊一塊鋼筋水泥從土裡面挖出來。這樣的土地，當地老百姓看了都說，「你們明年要收成挺困難的。」結果呢？我們隔年，其他的不說，光是番茄就收了超過一萬斤，而且長得都特別大。拿到「綠色課堂」，晚上我們在樹下唱善良的音樂，唱孝道的歌曲，唱感恩的歌曲，因為超過一萬斤，大豐收，與民同樂，每個人來都發很大顆的紅番茄。當地老百姓他們都是耕農的，他們自己下了一個結論，「可能是種田的人有愛心，所以本來長不出好糧食的土地，反而這麼快就長出這麼多好的作物。」

因為我們不噴農藥、不噴化肥，好多生命都來這裡生存，在我們的菜上面做窩。那牠們在我們這個環境生長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這些鳥大的便全在田地上，都是好肥料，對整體農業的種植都有幫助。所以這個確實是，你利物，決定萬物感受到了，也會來利益你的。所以我們地裡面的蚯蚓特別多。這個確實萬物統統是有靈知的，它可以感覺的。你對它愛護，它決定也會以一分善意來對待你。就像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的大樓裡面，有鳥在大樓裡做窩，可是這大樓裡面都沒有鳥的糞便。後來我們得到一個體會，牠到你大樓做窩，你非常歡喜，一點都不會去干擾牠，牠感覺到你的善意，所以牠也不敢給你添麻煩，所以牠家教也很好，教育牠的下一代不可以在這裡撒野，都是出去外面方便。

所以，「萬類相感，以誠以忠」，所有的生物、生命互相交感，你真誠、你忠誠，都能夠感通。所以這個利必然是合乎對人、對生命的道義，這種利才是長長久久的利。我們看同仁堂，他們這個企業比美國建國多了一百多年，它已經三百多年了。他們在國家危

難的時候都是不計損失，為國家化解危難，不管是在戰爭的時代，還是在SARS的時期，所以他們想著要為國盡那分道義。所以合道義的，他的利就很長久，這個都是很好的樣板，給我們的信心、給我們的啟示。反而沒有一個團體企業，只有想著自己的利益，不想著他人，也不想著國家，最後它能長久，一個都沒有。所以「利天下者」，天下也會利益他。

這個從家庭來講，要給後世子孫利益，決定這個利要跟道義相合。假如為了利沒有孝順父母，沒有好好的教育下一代，這個利是不能長久的。假如真的孝養了父母，教育好下一代，那這個家族的興盛可能是幾百年、幾千年，這是小到家庭。現在的人都覺得眼前的利不能捨，一定要握在手中。所以現在夫妻一起出去賺錢，覺得可以得到比較多的利。但事實上，只要他不符合義，這個義是應該的，就是他應該盡的責任、應該做的事沒有做，他的錢財很難留得住，這個會漏掉的。比方一個孩子成長，父母都出去賺錢，孩子是鑰匙兒童，背著一個鑰匙，進入家門，空蕩蕩的沒有溫暖。孩子在外面流連、在外面蹉跎，走進電動玩具店，走進一些玩樂的地方，他不就沉淪了嗎？他不就沉溺在那其中嗎？第一個，孩子受到這些污染，人格不健全了，他每一次推開門都是空蕩蕩的，他沒有得到愛，他人格空虛，人格都有失落、都有匱乏感。所以他的佔有欲會很強，因為他怕失去。這樣的人格發展苦了他一輩子。

一個人從小就有整個父母、家庭的愛，他是非常樂觀的，非常歡喜去給予、去助人，因為他從小就形成了這樣的態度。所以這一點自己就非常感謝父母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溫暖的家。我母親雖然有工作，她是小學老師，但因為她一下班跟我們的時間差不多，等於我們的成長過程當中都有母親的陪伴，母親沒有缺席。所以人格的養成，需要有母親的胎教，還有整個「三歲看八十」的陪伴，還有

整個成長過程。假如孩子的人格不健全，你往後花再多的錢都買不回來。母親不在家煮飯，孩子在外面吃，在外面吃能吃得健康的，我看比例不高。所以孩子一生健康是他最大的本錢，可是假如沒有正常營養的三餐，不可能有好的身體。而一個人身體不好了，多少錢都買不回來。而且出去外面吃，尤其在大都市，花費都很高。假如家裡面三口人、四口人都在外面吃，很可能賺的都不夠花的。

所以有一點我們必須冷靜，上一代的人，三、四十年前，一個父親賺錢，上還要養老，下要養六個、八個孩子，兄弟姐妹，他假如是大哥，等於是太太還要養小姑、小叔，一分薪水養整個家庭十幾口人，還能存錢，還能買房。現在夫妻兩個人賺，上不養老，又不養兄弟姐妹，只養一、二個孩子，存不了錢，而且還貸款。從這裡，我們就兩代人就好，不要說遠，了解到一個重點，勤儉才是能不能存財富的關鍵，「大富由天，小富由勤儉」。不是兩個人賺就比較多，假如兩個人賺又不節儉，根本就不可能存得了錢。而且上一代人不節儉，下一代人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」，花得更凶。所以我們在思考事情不能人云亦云，得要自己冷靜去分析、去判斷。

我自己有一個好朋友，他們本來夫妻一起賺錢的，後來孩子誕生了，太太有這個觀念，照顧家裡、照顧孩子。他分析到，兩個人賺的時候存不了錢，因為都吃外面，反而是太太全職做家庭主婦之後還存下錢。他跟我分享這一段的時候，我們兩個剛好在餐廳吃飯，那一天也不是禮拜六，也不是禮拜天，一般的日子，他就看到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孩子進來吃飯，叫了不少東西。他就算給我看，你看她這一餐要多少，她明明可以在家煮的，她出來吃，假如吃三餐，她這一餐再乘以三，一天光吃要花多少錢？食衣住行、種種娛樂都要花錢。照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，怎麼存得下錢？媽媽在家陪伴孩子，養成好的讀書習慣，少花多少補習費呢？

所以，忽略了孝養父母，忽略了教育孩子，忽略了照顧親人，與義不合，這種利很短暫，甚至根本就留不住。所以《易經》這個「利物足以和義」、「利者，義之和也」，意義很深遠。包含現在很多企業賺了不少錢，但員工很多累死的，還有自殺的，這種利都不能長久，這種情況誰還敢去那個公司？它的信譽不就沒有了？

剛剛分析這整個家庭的操持，實實在在講，「男女有別，而後夫婦有義」，分工合作，休戚與共，互相感激，互相關懷。而我們剛剛分析的種種，當不幸發生的時候，那都不是錢可以解決得了的。包含先生都不回家吃飯，在外面接觸很多的餐館、酒店，誘惑特別多，到時候出了狀況，那也是錢沒有辦法挽回的。我記得小時候，台灣這時候強調「爸爸回家吃晚餐」，我這時候聽到這段話我就覺得很納悶，我小時候挺笨的，好像理解力不高，就覺得「爸爸回家吃晚飯」，可是我爸爸每天都回家，怎麼還要講這個話？後來才了解，超過一半的爸爸都不回家吃晚飯。我們家因為父親也是在商業界，但是父親很重視家庭倫理，所以都回家來吃飯。回想自己成長過程，那就是一家三代同堂圍著一起吃飯，這很和樂，那個就是一種天倫的幸福。所以這樣成長的孩子，家庭觀念就很重，他找對象也找重視家庭的人。

剛剛分析家，現在分析整個社會、國家。有一個高官，在他晚年對著媒體痛哭流涕說到，說他以前有很高的職位，當很大的官，也很努力的建設整個國家、社會，結果經濟快速發展，大家就覺得他的貢獻非常大。但是幾十年之後，他對著媒體，流著眼淚說的那席話很啟發人。他說，我在位的時候只重視經濟的發展，卻忘了教育的重要。雖然經濟發展了，但是下一代青少年犯罪率這麼嚴重，很難挽回。下一代不成材，上一代積累的財富是禍不是福，都被他們拿去揮霍掉了，都被他們拿去養尊處優、驕奢淫逸了。所以大利

一定建立在大義上，一定是能夠了解到輕重緩急。「至要莫若教子」，一個家庭、一個社會最重要的，教育好下一代。你為了利，把根本、把最重要的事忘了，這不是真正的利。

所以，我們看到這個「利天下者，天下亦利」，這個不是短視近利，這是真正了解到人民要真的有福，必然要從心地去造福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國家領導者，一定把教育人民擺在重要的位置。而你教育了人民孝道、教育了人民道義，他對家庭非常有責任感，他會盡心盡力的盡他的本分，他會努力賺錢，他會孝養父母，那社會不就很安定嗎？所以現在大陸，把弘揚傳統文化擺在最重要的位置上，這是利天下者。老百姓響應，現在很多家庭吃飯四菜一湯，不奢侈，老百姓呼應了，天下亦利益之。還有很多地方政府，我所了解，雲南在整個中國弘揚文化，政府做得非常努力，辦了三屆的傳統文化論壇，影響很深遠。而且那三年的講課光碟錄製完以後，還到他們全省每個縣市去放給老百姓看，教化四千多萬的人民，那是利天下者，真正為了人民著想，人民人心善良，他有長遠的福報。結果人民非常支持政府做這個事情。我們認識一個官員，他就說到，老百姓拿著自己的血汗錢跑到政府單位來，說你們辦這個太好了，這些錢統統給政府去辦傳統文化的課程。這時候這位官員很感動，他說：「中國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善良的老百姓，真正為社會、為國家。」因為中國的老百姓他還有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根，你一給他澆水，他就開始成長茁壯，他有那個土壤。所以利天下者，天下亦利。

接著，『害天下者，天下亦害之』，危害天下的人，天下人沒辦法活下去，他只好反抗。所以中國的老百姓很善良，為什麼他會起來推翻當時政府的政府？因為當時政府的政府不把他們當人看，根本讓他們沒辦法活了。中國的老百姓樂天知命，你讓他有飯吃，他就

很感激，他就懂得感恩。所以這個「害天下者」，一定是做到讓人民沒法生存，人民沒辦法才起來反抗。所以像夏桀、商紂、周幽王，這些不好的君王，才會造成這個結果。接著，『仁人在位，常為天下所歸者，無他也，善為天下興利而已矣』。一個有仁慈之心的人在位，常常都會感得天下人來歸附他，「無他也」，沒有其他的原因，是因為他善於為天下人謀得長遠的利益，老百姓跟著他有安全感，覺得跟著他有未來，那當然就死心塌地跟著他了。

老子也講到，「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」，聖人仁慈為懷，時時想著怎麼愛百姓、救百姓，不可能放棄百姓。所以聖人也從事教化百姓。從事教化的人不能有放棄學生、不能有放棄他人的念頭，這種心態不是一個從事教育者的正確態度。從事教化的人堅信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所以時時想著怎麼用善巧方便、怎麼用方法來幫助這個人。而這個幫助不只是物質的幫助，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啟發。比方說他懶惰，你一直給他物質幫助，很可能他還覺得理所當然，他這個心態很可能就把他的福給折光。我們聽到很多慈善團體幫助一方百姓，最後，幫助最多的地方最不感恩、最貪心。那就提醒我們，物質的幫助是一時的，真正要幫助他，要改善他的思想觀念。他之所以會受苦，會沒福報，就是他思想觀念錯了。思想觀念要從懶惰轉成勤勞，從自私轉成懂得去服務人，他的命運才能真正長遠的轉過來。

所以聖人救人，必然從教育他、給他正確的做人做事的態度來做起。教什麼？核心教「忠孝」，忠孝是做人的大根大本，「竭忠盡孝，謂之人」，一個人心裡面沒有忠孝的態度，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了，那他每天只有造業消福。有了忠孝，每天不斷積累福報，提升德行。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開發的國家，他們不懂得忠、不懂得孝，他們現在的花費往往都花到後代子孫上的錢。那這樣的情況下

去很難收拾，現在已經有很多都算是開發國家，都是宣告破產。那有忠孝的人怎麼會把國家搞到破產？

所以，「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」，善於救護萬物，所以不會放棄萬物。尤其教人民順四時來耕作，春生夏長、秋收冬藏，讓人類能夠順道而行，而不要去傷害萬物，不要去破壞大自然。而且不要崇尚那些昂貴、奢侈的東西，反而輕賤很多人民日常所需的東西。其實對於食物非常尊重，對於生活所需都非常感恩、付出的人，這樣才對。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；誰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」，所以要特別感恩農夫，不能糟蹋食物。現在年輕人都崇尚那些舶來品、昂貴的東西，對食物都很糟蹋，這個就不好。所以把人教正確了，他才不會糟蹋萬物，才不會害萬物。所以聖人在位，救人救物，天下知道的人都要來歸附他，他所興的利都是長長久久的。

我們舉舜王為例，舜王到雷澤負責當地的教化，他是當地的父母官。他感得什麼？「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」。他走到哪，不知不覺，一年就成為一個部落，二年成為一個縣城，三年變一個都市，這就「常為天下所歸者，無他也」，他時時想著怎麼幫老百姓過上好日子。而舜在雷澤看到老百姓互相爭奪，那就不符合道義了，這個地區就是無福的地區了，他馬上以身作則，禮讓，最後整個地區的人都懂得禮讓。所以這個也是「善為天下興利而已矣」。其實假如現在領導者唯利是圖，結果底下的人統統變這樣，那不是真正興利，那是把這個地方的人帶到危險的境地。所以孟子講「上下交征利」，都是短視近利，則國危矣、則家危矣。很多地區為了賺錢，破壞大自然破壞得非常厲害，結果那個地區得癌症的比例相當相當高，因為環境污染，所以那個就不叫興利了。愛人、愛萬物，有這種思想的人，他才能真正興大利、興長遠的利。

接著兩百三十九句，我們念一下經文：

【所謂天子者。天下相愛如父子。此之謂天子。】

所謂的天子，『天下相愛如父子』，看到這一句，我們要了解，五倫當中講「父慈子孝」，父能慈，父母先做出道義，教出來的孩子也有道義，子能孝。你父母不慈怎麼教出懂事的孩子？所以同樣的，天子是一國之領導者，你要先做出垂範，你就像父母一樣愛百姓，百姓自然的回應，把你當父母一樣的愛護，有感有應。孟子有一段教誨很好，也在我們《群書 360》的「反身」，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之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之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之視君如寇讎」。所以天子對天下人如子女般愛護，天下人對他就像父親一樣的敬愛，這樣的感應，天下就相愛如一家、如父子一般。『此之謂天子』，這才算得上是天子。所以這個「天子」，天下相愛如一家、如父子。這個「天子」也是表示代天來愛護蒼生，「上天有好生之德」，天子，那是上天的兒子，要代表上天來仁民愛物，代天訓化。而皇上，一國之君，他是最高領導，誰管他？上天管他，天道管他，天理管他。他是上天的孩子，他也不能違背天理、違背天道。

所以古代這些制度、這些思想都有深意。一個人自始至終都是領導，慢慢慢慢的他會縱欲、他會驕慢，因為都是他說了算。可是他時時戰戰兢兢，還有天道、還有上天管著他，他不敢亂來，他會節制自己的欲望。所以一個人當君，也要當臣，在團體裡我們是君，可是我們上面還有領導，我們就是臣。所以時時都能調整好自己的心態，不會在領導身分當中反而讓自己的習氣增長，不會。

假如以古代來講，他是天子，假如有天災出現，他得到天壇去謝罪，他對不起老天爺了，自己無德才會有這些天災，他怎麼敢放縱？包含天子身邊都有史官，「左史記事，右史記言」，把他每句話、每個行為記下來，他不自愛，他不好好當好這個天子位，他要

遺臭萬年，誰願意遺臭萬年？所以一個人當天子以前都讀聖賢書，都讀到這些教誨，為他扮演這個天子角色的一些指導原則。但我們現在不讀古書了，每個人有了權，站在高位了，「都是我的本事」。他哪知道是祖宗的庇蔭，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」，他就愈來愈得意，志得意滿，「都是我的本事」。所以現在的企業壽命很短，因為他不謙卑，他不感恩，他覺得自己厲害，最後就剛愎自用，所以企業的壽命愈來愈短。根源還是在領導者的心態問題，他沒有讀聖賢書，不知不覺就貢高我慢了。

《春秋左氏傳》有一段話跟這段教誨很相應，說到，「良君養民如子」，賢良的國君愛護他的人民，就把他當自己的子女一樣看。所以他表現出來是什麼？「蓋之如天」，他像天一樣庇蔭著人民；「容之如地」，他像大地一樣包容萬物、養育萬物。萬物在大地當中，排出大便在大地身上，大地沒嫌它髒，還把這個糞便轉化成肥料。就像我們的母親，像大地一樣的養育我們，我們多少不潔之物都淋在母親的身上，母親也從來沒有嫌棄過我們。所以母親表坤德，就像大地一樣的厚德。「蓋之如天，容之如地」，所以感應回來，「民奉其君」，人民侍奉他的國君，「愛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」，仰慕國君就像仰慕日月一樣，「敬之如神明」，尊重他就像尊重神明一樣，「畏之如雷霆」，敬畏他就像敬畏雷霆一樣，他也很威嚴，一國之君，很有威懾力。這段再來詮釋這一句也很適當。

而天子愛民，他也要很有智慧、很有決斷力。比方，孔子他在高位，他一上來，把少正卯給殺了。因為少正卯他算是大邪師，他辯才無礙，邪的都可以講成正的，死的都可以講成活的。老百姓不只不能分辨，聽了他講話之後，就把他的話當真了，都跟著他走，黎民百姓全部被這個邪師給誤導了，這個對國家的危難就非常，

而他自己造的罪業也是無量無邊。孔子知道，這樣邪惡的人對整個社會的殺傷力太大了，所以懲治這樣的人，其實是愛護人民的善心、清淨心，也是愛護少正卯，不要再造無量無邊的罪業了。因為這樣的人狂妄自大，怎麼講他都不聽，就沒辦法了。

所以「唯仁人，為能愛人，能惡人」，真正仁慈的人他才能有決斷什麼樣的人要大力推崇。比方說像范仲淹這樣的賢德之人，你一定要把他樹立起來，變成全國家的榜樣，「能好人」。「能惡人」，這是大邪魔，你一定要有所應對，不能讓他再污染人們的思想。所以堯、舜、禹、湯，他們當時候在位，都先把這些大邪師有的就流放到遠處去了，不能讓他誤導廣大的人民，這是「能惡人」。所以真正愛護人，不是做個濫好人。好壞、是非、對錯，還有整個長遠的影響，都要能判斷的清楚，他才能懂得取捨。

《春秋左氏傳》當中又講到，「視民如子」，確實看人民都像自己的孩子，但「見不仁者誅之」，見到不仁慈、居心叵測的人一定要處罰他，一定要做適當的處治，不然他很可能又要去給人不好的影響，甚至傷害人。所以面對這不仁之人，就「如鷹鷂之逐鳥雀也」，就像老鷹鷂鳥，這是比較凶猛的鳥類去追逐鳥雀，就是這些不仁之人都不敢造次、不敢亂來。所以，一個天子也要有一種威懾力，對於那些小人不能讓他們放縱。

接著我們看兩百四十句，講到：

【天地養萬物。聖人養賢。以及萬民。】

天地養育萬物，我們古聖先賢的道統，教的就是天人合一的學問，人心跟天地萬物是分不開的。「作善降之百祥」，這都是人跟整個天然軌跡秩序的交感。人就時時要效法大自然，尤其我們最熟悉的、對我們最有貢獻的，就是天地對我們的養育之恩。所以古代在祠堂有一個牌位，上面就是寫著「天地君親師」，時時念著天地

以及萬物養育人類的恩德。那人來效法天地，所以《老子》上講，「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」，這個都是取法天地的精神。這裡講到的『聖人』，也效法天地的仁慈，所以他養賢，照顧好、培養好賢德之人。因為聖人、聖王他不可能能夠顧及到萬方的百姓、蒼生，他得要用賢德之人，選賢舉能，去代表他愛護人民。所以古代最重要的就是培養好的官員，去當好他父母官的職責，代表國家、代表君王去愛人民，這個時候一個國家培養好的官員，這是最重要的工作。所以聖人栽培、培養賢能的人，這樣使他們為人民謀福利，將整個福澤推及萬民的身上，所以『養賢，以及萬民』。

當時候舜王在位，舉用了五個聖人，就把國家最重要的事上了軌道。同樣的，你假如是一個公司的老闆，各個部門你都要選出賢德之人去負責，他就會照顧好那個部門的員工。所以「治本在得人」，政治要治理好，最重要的基礎、根本要得到賢德的人；「得人在慎舉」，要得到好的人，你要謹慎的去推舉、去考核；「慎舉在核真」，到底他是真的還是假的。這個時代受功利主義影響太多，很多人已經形成都是要做給別人看的態度，所以你不能光看他在你面前的表現你就判斷這個人怎麼樣，一定要看他人前人後一不一致。他對你很有禮貌，那是因為你是領導，他想要有好的發展，當然要對你好。他對下屬好不好？他假如對下屬非常好，那他的愛心才是真的；他對下屬也是恭敬的，那他那個恭敬才是真的。他對上表現起來很恭敬，對下很無理，他那個恭敬是諂媚，不是恭敬。所以，要能判斷得出他是真有德行還是做表面功夫，言行不一致的情況就要能夠判斷清楚。不然用錯了一個重要的幹部，很可能是國家、團體莫大的損失跟災禍，都有可能。

看到這個「養賢」，培養賢德之人，我們想起孟子的一段話，

孟子說到，「堯以不得舜為己憂」，還沒得到舜這樣有德行的人，堯帝很憂愁，這個天下到底要交給誰？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為己憂」，舜王當天子了，他為了百姓的未來著想，他也在尋尋覓覓，還沒有得到禹、皋陶這樣的人才，他也是很擔心。接著孟子講，「分人以財謂之惠」，你把自己的錢財分給別人，這是施恩惠於人。「教人以善謂之忠」，你把做人的道理，認認真真去引導別人，讓他也變成善人，這是真正的忠誠。忠就是盡心盡力幫他，從哪裡幫？引導他正確的思想觀念。「為天下得人謂之仁」，你為天下得到聖賢人才，這是真正的仁慈。「是故以天下與人易，為天下得人難」，所以把天下讓給別人容易，為天下人得到一個聖賢人才是不容易。以堯帝來講，發現、培養、考核舜王二十八年，真是良苦用心。堯帝有適合的人，他馬上可以把天下讓出去，所以以天下與人易，但為天下得人難。所以，為天下得人的人是真正仁慈之人，他考慮得很長遠。這是「養賢」。

這一句落實了，就像《漢書》當中講到的，「敬賢如大賓」，尊敬賢德的人就像尊敬貴賓一樣；「愛民如赤子」，愛護人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。「內恕情之所安，而施之海內」，這個就是用恕道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所以他所有的政策都能設身處地為人民著想，然後才實施。有這樣的愛心，又懂得尊敬用人才，「是以圜牆空虛，天下太平」，圜牆是監獄，都沒人了。那愛護人民，人民就愛護他；教導人民，人民就成為善人。所以圜牆空虛，天下太平。我們看到這些經句，想起太宗皇帝，他確實是「養賢，以及萬民」，他非常重視官員的培養跟整個吏治的清明。

接著我們看兩百四十一句，我們經文先念一下：

【故善為國者。御民如父母之愛子。如兄之慈弟也。見之飢寒。則為之哀。見之勞苦。則為之悲。】

經文的意思說到，『故善為國者』，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，『御民如父母之愛子』，管理老百姓就如同父母愛護自己的孩子，『如兄之慈弟也』，就如同兄長愛護弟弟。『見之飢寒』，用父母還有兄長的心，自然是見到百姓飢寒，就為他們感到哀痛，『則為之哀』，不忍心，當然進一步要去改善。『見之勞苦，則為之悲』，見到百姓勞苦，就為之悲傷。這樣的心境，在《淮南子》有提到，「古之君人者」，在古代為君者，「國有飢者，食不重味；民有寒者，而冬不披裘」，就是國家還有人飢餓的，他不吃第二道菜肴，一餐只吃一道菜肴，不然他吃不下，「都有人快要餓死了，我還吃那麼多豐富的菜肴」，他不忍心，因為「如父母之愛子，如兄之慈弟也」。

就好像我們的父母，在我們成長過程當中，因為家裡面不富裕，好吃的東西都是留給孩子吃，自己不捨得吃，都是想著孩子還在發育。所以我們看到，就像母親最晚上桌，最早吃完飯，很多好的食物，家裡面不多，母親都不夾。所以古代的君王有這樣的心境，真的國家有飢餓的人，他不吃第二道菜肴。人民有寒冷，甚至有凍死的情況，他冬天都不披皮衣。有的趕緊去救濟人民，自己反正能穿得暖就好了，想著還有人民可能在生死存亡，他不安心。這個在我們成長過程當中都感覺到，天氣很冷，我們表現出那個顫抖的樣子，父親又把自己的衣服又脫下來給我們穿。這種都是不為自己，時時為孩子著想，這個就是父母的心。真正仁慈之君亦如此，人民在寒冷，他自己都穿著昂貴的皮衣，他的心不安。所以一定是老百姓食無憂，冬天都有足夠的寒衣可以抵禦寒冷，然後五穀豐收，這個時候他才會安心的敲鑼打鼓，與民同樂。這個是《淮南子》當中的記載。

而國君也有可能會出現迷糊的時候，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

，但是人畢竟都有本善的心，只要有人提醒，有正直的臣子提醒，很可能國君就懂得調整、懂得改過。在齊景公的時候，有一年接連三天大雪，都見不到太陽，天氣都沒有放晴。結果景公身上披著狐狸腋下，那個是最暖的做衣服的材料，就披著狐白裘衣，白狐狸做的裘衣，坐在他自己殿堂側邊的台階上。剛好晏子進來了，站了片刻之後，景公就說了，「真奇怪，怎麼大雪紛飛三天，天氣也不覺得寒冷？」晏子看到君王講這句話，馬上抓住這個機會教育點，接著對應說，「天氣真的不寒冷嗎？」他那個表情就覺得很訝異，「國君，你真的覺得天氣不寒冷？」景公看到他的表情就笑了，可能自己也覺得好像有點講錯話了。

晏子接著說，「嬰聞古之賢君」，古代賢仁的君王，「飽而知人之飢，溫而知人之寒，逸而知人之勞」。賢明的君主，自己吃飽了，但時時能體恤還有沒有人在飢餓當中。溫而知人之寒，自己穿得暖，但也能時時想著怎麼樣去幫助受凍的百姓。逸而知人之勞，自己生活很安逸，但是也能時時體恤在勞苦當中的百姓。「今君不知也」，可是現在君王你卻感覺不到天氣寒冷，百姓在受凍。景公聽完後就講了，「你說得很有道理，我願意聽從你的教誨。」國君受教了，結果馬上命令把自己倉庫裡面的皮衣還有糧食分給飢寒的百姓，當時確實向全國的人民發送。「孔子聞之」，孔子聽到這件事，讚歎到，「晏子能明其所欲」，就是晏子他是能夠在每一個因緣當中，很清楚怎麼把景公講明白，怎麼達到他要的目的。他要的目的就是讓景公能生起對人民的愛心，具體的去照顧人民。「景公能行其所善」，孔子也隨喜齊景公，就是能夠馬上去做他覺得善的事情、對的事情，這也是可取的。

從這個景公能行其所善，就想到了在《說苑》當中，周文王問姜太公怎麼樣治理國家。結果太公回答，「王者富民，霸者富士，

僅存之國富大夫，亡道之國富倉府」，這樣的情況叫「上溢而下漏」。真正走王道的國家是讓人民生活富裕，霸道的國家是富這些士人（公務人員），僅存之國是大夫很富裕，將要敗亡的國家就是富他自己的倉庫而已，而且他的倉庫要滿出來才有可能流到老百姓那裡去，那根本就不顧及百姓的死活。結果文王聽了之後就說「善」，非常好。太公接著乘勝追擊，順勢而為，又告訴文王，「宿善不祥」，明明知道這個是善的，停留不去做，這是不吉祥的，那就是違背良心，懂了還不去做，不就違背良心了？所以馬上文王就開自己的倉庫，賑濟鰥寡孤獨，就是殘障的人、最危難的人。這個故事也讓我們感覺到，愛民如子，「如父母之愛子，如兄之慈弟」。而且更可貴的是，懂了之後馬上就去做。我們也效法，要愛護有緣的人，明白的道理也要趕緊去奉行，讓自己「德日進，過日少」。

好，那這節課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